

欣聞母校今年創校已屆一百周年，自日據大正八年（即民國《以下同》八年，西元1919年）設立石龜溪公學校至今已歷一世紀，作育無數英才，實屬難得，值得慶賀。同學高瑞隆轉知他遇到石龜國小校長，表示百年校慶專刊期望有校友投稿文章，他就推薦我寫一篇，題目不拘。但我已逾七旬，將屆耄耋之年，退休五、六年，就未再提筆塗鴉，怎能寫一篇像樣文章？推辭再三，但仍請我勉為其難，思之卻之不恭，始為答應。但寫何題目，思之再三，以敘述我個人學經歷，或許可供學弟妹之借鏡，乃以此為題。

我出生於貧困之家，是獨生子，排行最小，上有四位姐姐，大姐如尚存已九十多歲，在我懂事之前已出嫁，二姐出養於父親之好友，三姐多我十一歲，四姐多我六歲。父母親及四位姐姐均未受過學校教育，均不識字，四姐原本要讀書，但父母親要她必須照顧我，才放棄就學。我家是務農，僅耕作六、七分地主保留地之佃農，父母親、大姐未出嫁前及四姐另做農工，三姐則自我懂事時就在原里長許存乾開設之草袋工廠做工，以賺取微薄工資供家人維生。居住之房子是靖興里唯二間以稻草蓋的屋頂竹造房屋之一，因牆壁是以竹片編織覆蓋黏土，經風吹雨打即會剝落，空隙甚多，門是竹門無法密閉，每到颱風或颶風下雨，即以長椅上放重物堵門，但屋內會漏水及積水，幾無乾土。但父母親及姐姐對這小弟則仍呵護有加，雖家種田但並無足夠米可吃，三餐主食大部是蕃薯或蕃薯籤，僅加一小碗米，都放在鍋中一角，而該米飯大概都是盛給我吃，副食大部是自種的菜，至於魚肉則只有過年過節才有。家人因長期營養不良，常生病又無錢看醫生，僅以製藥公司寄放在家之便藥吃吃，所以身體均不甚健康。因父母親四十多歲才生下我，所以我出生後即體弱多病，小時即拜靖興宮玄天上帝及五股開臺尊王國姓爺請求收為契子。據住相鄰的小姨母於我二十多歲時在閒聊時告知，我於小時常生病，於二、三歲時曾病得奄奄一息，已放置於家中客廳牆壁邊，待斷氣後以草蓆包覆掩埋，時值農曆三月三日，是靖興宮玄天上帝聖誕，依慣例數天前即會請五股開臺尊王國姓爺至靖興宮，至三月三日那天下午會同安營繞境，在當天下午起乩時，輦轎即自靖興宮直奔數百公尺將近一公里我家客廳，輦轎在我身上移來移去，之後在供桌上寫下表示何以拖那麼久未治療？之後開藥單一帖即喝竹汁，我家庭院前原即種有桂竹，將桂竹尾部砍掉，竹幹插入玻璃瓶內，讓竹汁流入玻璃瓶內，待瓶滿即取下喝該汁，終於治好，難怪以後我懂事後亦常喝竹汁。父母親及家人均對神明敬拜有加，證之我日後人生過程中，如後述常有貴人相助，冥冥中顯有神恩庇佑所致。因家庭貧困常寅吃卯糧，父親常向雜貨店購物賒欠，按慣例過年前即要還清，但因沒錢未還，店家前來討債仍無法還，即大聲辱罵，讓鄰里皆知，當時

我亦在場，是在約我國小二、三年級時，我無能為力心裡異常難過而潸然淚下，是以之後我非常怕過年，過年時也不出去玩，常搬塊大石頭到屋後田埂看書，養成日後個性內向常有自卑感的態度。

我是在四十三年八、九月間至石龜國民學校入學，於四十九年七月三日畢業，是第十五屆。當時並未有幼稚園學前教育，即使有依我當時的家境我也無法讀幼稚園。至今已忘記當天是如何入學，應當是我父親帶去學校，只知道一年級級任老師是王邦清老師，當時一年級有三班我是就讀丙班，是靖興里與林子里合成一班，當時懵懵懂懂至今已忘記一年級的情形。

我二至四年級是黃月嬌老師教我們，她是非常和藹認真教學的老師，在她的教導下，我成績慢慢進步，由十多名進步到三名內。記得在二年級時還當選模範生，還發給五十元的獎金(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年代 50 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大約等於老師每月薪水的五分之一，模範生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獎金，而且也沒聽別的模範生有獎金，就只有我有，應該是林月嬌老師見我家貧窮，又不能直接拿錢給我，藉著頒發模範生的名義想貼補我家而自掏腰包，現在想想老師真的是用心良苦)。

五年級時是由黃謙敏老師擔任導師，他原教高我們兩屆之六年級升學班，當年考取省嘉中有三位，轟動一時，但教我們時稱太累身體不堪負荷，所以在五年甲班及乙班有在補習，我們丙班則未補習。黃老師多才多藝，課餘時常會講三國演義的故事及會測字算命，我曾寫我的「章」字，請老師幫我解讀，他說「章」可拆解為「立」和「早」，所以說我很早就會立業，徵之我在十八、九歲師範畢業就出來擔任老師，似無不合。在學校男女生都不敢互動講話，否則會被說成男生愛女生或女生愛男生，被嘲笑的對象。男女生不小心碰觸，則在碰觸部分用嘴巴吹氣或用手拍打，不像現在男女生都很大方，不以為意，現在想想莞爾一笑。

三、四、五年級時已較大，因家裡有養牛，放學後就牽牛出去吃草或去割草給牛吃，或去田裏澆菜。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未讀書，如在稻子收割、地瓜或落花生採收時，則出去撿拾稻子、地瓜及落花生，最遠曾到大林鎮三角里附近。晚上才寫功課，因家貧沒錢可繳電費所以沒裝電燈都是點煤油燈，家裡牆壁空隙多，風會吹進來，燈火搖搖晃晃，功課寫完要讀書則大多在路燈下看書，惟蚊子多但習以為常，至讀初中時(五十年)才改用蓄電池電燈，但常要充電，至師範畢業後任職(五十五年)才改用電燈(也是同時才用自來水，之前都是用河水)。

六年級時要升學補習集中在甲班，由徐成興老師教，將未補習的則分到乙、丙班，我原來是沒有參加補習，因家裡無法負擔補習費，大概徐老師認為我成績還不錯向我父親說，並表示不收補習費，我才參加補習，我父親在過年過節送家裡所養雞、鴨給老師以表示謝意，非常感謝徐老師，沒有徐老師今生的我將是另類人生的歷程，徐老師與師母現均在養老院，去看過幾次，每次都不認識我，經過再三的說明，才想起來，但最後一次則始終想不起來，令人不捨。因五年級時丙班未補習，合班後原丙班成績都排在中後，經努力追趕，但到畢業時還是未趕上。當時升學考試考三科為國語、算術及常識（包括歷史、地理、公民及自然），國語及算術並非我強項，歷史及地理算是我的興趣及強項，在小學時起讀地理都看地圖，歷史都注意時間先後，所以至現在提到那國或地名腦袋好像浮出地圖的那點，說到朝代就會想到大約西元幾年之時。每天從早上六、七點上課到晚上六、七點，在冬天時早上天還沒亮就上課，晚上則天已黑尚未回家，尤其新南里同學早上五點就要出發，晚上八點才到家，每天都帶手電筒走田間田梗，真是辛苦極了。當時很多都要背，老師說出範圍限定時間，要我們自己去找比較安靜所在背，我常到一間倉庫後面一人坐在那裡讀，時間一到回教室問，老師提問時不會要自動站起來，老師打一個手心，沒站起來被問到答錯加倍打二個手心，記得有一次問「大戈壁」在哪裡？一半同學不會站起來，老師問二、三個也答錯陸續有人站起來，剩下二、三個，然後問我，我答稱：新疆中部、南部盆地的中央（即塔里木盆地的中央）。又在讀時會找一些容易記的字彙，如西晉五胡亂華，五胡就是匈奴、鮮卑、氐、羌、羯，我則把他以臺語念香爐、想杯、豬、公、牙，至今還記住永不忘。我是石龜國校第十五屆，於四十九年七月三日在石龜戲院舉行畢業典禮，該戲院現已不存在，是在簡易自來水廠附近。經徐老師安排報考虎尾初中包括我共十位，作文是「昨夜」，經放榜共錄取八班，本班共八位錄取成果豐碩。

念虎尾中學時至虎尾可搭乘台糖小火車、汽油車及臺西客運，月票分別為13元、24元及36元，我當時是搭乘小火車，早上都要在五點多就起床早餐後騎腳踏車到斗南趕搭六點四十九分的小火車，下午則在虎尾搭四點五十五分，星期六則搭二點五十五分回家，如覺得等太久則找二、三人經大東走田梗捷徑約以一點多就到斗南，如遇寒暑假未滿月，則沒買月票，直接騎腳踏車到學校。在學生時冬天不管多冷，都只穿一件衛生衣及一件卡祺服，沒有外套，冬天下霜常被凍得顫抖，升旗敬禮三隻手指頭都無法伸直，到讀師校才有學校統一的外套。在虎尾初中時，老師教完就走，他不管你會不會讀不讀，也不會打，但年度結束只要三科不及格就留級，而考試不一定全部在書上，很多課外，似乎要考倒學生為樂，無怪住、租虎尾的同學很多有在補習，如有次二年級一次地理科月考，即出很多課外題目，而且題目還以文言文敘述，全班僅七

位及格，大部六、七十多分，僅我九十五分，老師不相信我得高分，臨時叫我起來問「漢城（即現在首爾）的外港是什麼？」，二年級地理是讀本國地理，他卻問外國地理，還好我地理自國校時即看地圖，即答稱是仁川，他才相信。因為考試並不容易，所以稍有不積極讀三科不及格是常有的事，所以一、二年級即各有三班留級。在我二年級時有次我父親告訴我稱「我已和石龜大豐碾米工廠的老闆談妥，在你初中畢業後就到該工廠上班打雜」，是以我已確定初中畢業後即不再升學，但我讀書仍不敢懈怠，只因如稍有鬆懈被留級則自動退學，不用再等到畢業。到三年級剛畢業，準備至大豐碾米工廠就業時，剛好我國校同學高瑞隆一日忽然到我家，拿嘉義聯考及嘉義師範的招生簡章給我，要我一起去報考，我告知我已沒有升學的打算，他說去考看看再說，待晚上我向父親要求讓我去考看看，父親居然答應還給報名費的錢，翌日我就跟同學高瑞隆一起自家裡騎腳踏車到嘉義去報名。之後去參加嘉義聯考居然考上省嘉中，省嘉師也考上，我真感謝高瑞隆同學即時送來簡章，因此改變了我一生。在初中時年紀較大，星期假日及寒、暑假即隨父母親做自家田裏的農事，諸如曬穀、跪地除田裡的草．．等等，另騎車到古坑鄉麻園農場撿拾甘蔗尾或割草給牛吃，至於撿拾稻子、地瓜及落花生等依然在做。又在暑假第二期稻作要播種前已整平田地及剛播種後時節，我晚上約八點左右即背著小蓄電池及竹籬，到田裡的田梗以左手拿燈火照射，右手抓青蛙（大多小青蛙的金線蛙）然後放進竹籬，常看到蛇就走向回頭另走別條，約一點鐘即抓滿一籬，翌日上午將青蛙剝碎，餵約二、三十隻小鴨，未多久即養的肥肥的。又早上約五點左右天剛亮時，即拿著竹竿一頭裝有像瓢子，到田裡去撿田螺，因田螺都爬到地上，待熱些就沉入土裡。又中午約三點左右，到田裡去撿拾剛被曬暈或曬死之泥鰍，均大有收獲。亦常常拿著畚箕到河裡抓魚、小河蚌及牡蠣等，稻子漸長大後則去釣青蛙，這些可當為副食，想想農村生活亦有相當樂趣。

憶當年初中畢業後同學高瑞隆建議我省嘉中跟嘉義師範都考已備萬一，沒想到兩個學校都考上，有同學黃喜聰的哥哥建議我去讀嘉中，否則以後會後悔，但因家境關係還是決定讀公費的嘉師。現在回想起來是要慶幸還是後悔呢？路是人走出來的，走過的路就不必後悔。只要肯努力，條條的路都是大道。

五十五年師範畢業，我依志願分發到雲林縣古坑鄉永光國校教四年級，翌年調到大埤國校，在五十八年二月間寒假，我去找在國校五年級教我的黃謙敏老師時，他忽然告訴我希望能陪同他去考司法官高等檢定考試，希望我也參加陪他一起去考，這對我來講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司法對我來講是個完全陌生的領域，但沒想到卻因此完全改變了我後半生。當年我考上四科即共同科目國

文、史地、國父遺教，及專業科目政治學，還有民法、刑法、刑事及民事訴訟法三科未過，五十八年九月間入營服役，操課休息期間即拿著小六法背民刑法及民刑事訴訟法條文，有較長休息時間才看書。在服兵役兩年間，我儘量找時間看書，在六十年司法官高檢終於通過，因曾聽黃老師講普考書記官不好考，忽然興起一試看看，乃第一次報考在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左右舉行的書記官普考，沒想到也一試就考上了。

六十年九月退伍後即回大埤國小任教，因為考上書記官改換跑道，六十一年至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實習半年，實習期滿再回學校任教。六十二年結婚後，被派到花蓮地院一年十個月後調彰化地院，在彰化地院服務期間，從未想考高考律師，因我個性內向，不善言詞及與人交往，且自認較好考的司法官都考不上怎可能考上律師，所以不曾考律師，但經兩、三次波折應該考上卻未考上似乎沒該命，認為律師高考不妨試一試，當屆僅錄取六名，幾乎要大學法律系第一名才考得上，其中五人都是台大法律系或研究所畢業，在學校都認識也常聚會，大家要找另外一位是哪間大學法律系，結果找不到，因為只有我是從名不見經傳而且非法律科系的嘉義師範畢業的。七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司法官訓練所受訓報到，我們這班是司法官班第二十一期，大部分都是大學法律系畢業，有博士學位及研究所碩士亦不少，亦有飄揚過海留學者亦有數位，而未經正規法學教育而以司法官高檢或普考書記官考上者則寥寥無幾，惟同期七十一年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同年錄取雙榜的僅我一人。從此在司法界歷經各種歷練，歷任臺灣、屏東、高雄、臺南地方法院法官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及庭長爾後退休，看過人生百態。

人的一生會因為時空，因為環境而改變，尤其是小學時的老師，中學或大學時的同學，出社會做事的同儕。回首至今此生走來路，雖家境困苦，但還是受家人呵護中成長，就學中受師長的鼓勵與栽培，我最感欣慰的是考嘉師時在一千九百多男生中，初試先錄取 84 人，複試考口試(即席演講)、美術(靜物寫生)、音樂(五線譜視唱)、體育(100 公尺、鉛球、跳遠)，最後錄取 40 人，居然能金榜題名。又於 71 年同時考取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而當年律師高考三千多人僅錄取 6 人，是律師高考錄取率最少的，我居然也能與五位台大畢業生並列而被錄取。回想在此生中最要感謝的是徐成興老師、黃謙敏老師及高瑞隆同學，受到他們的影響讓我在國小畢業後能繼續升學、就讀師範及轉換跑道等，亦感謝上蒼的神恩庇佑，雖過程中辛苦，但走得還平順，雖遺憾未上過大學，但有人推薦在九十三年十一月間，被國立嘉義大學選拔為傑出校友(因嘉義大學為以前嘉師與嘉農合併成立)。就前述算是我奮鬥的過程，如有可供學弟妹借鏡之處，則深感欣慰。法律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雖不必要有專業，但

一般的法律常識應當要具備。在此石龜國小百年校慶之時，

祝

校慶大會成功

師長及校友 心想事成 幸福如意 平安順心 好運相隨

第十五屆 楊明章